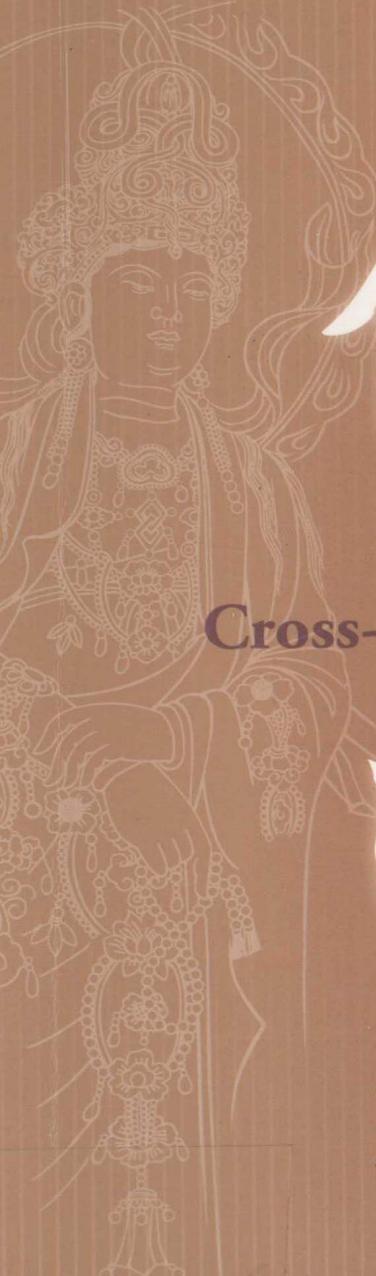


僧·法·思

Cross-boundary Thinking
of Chinese Poetics

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

彭雅玲著



僧·法·思

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

彭雅玲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僧·法·思：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 / 彭雅
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8.07
頁； 公分（文史哲學集成；569）
參考書目：頁
ISBN 978-957-549-859-7 (平裝)

1.中國詩 2. 詩學 3. 詩評

821.886

98013322

文史哲學集成 569

僧·法·思：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

著 者：彭 雅 玲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e-mail :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六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2009）七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859-7 00569

僧 · 法 · 思

— 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

目 次

第一章 導言：詩學研究的視域與進路	1
壹、「詩學」一詞的含義	1
一、西方傳統語境	1
二、中國傳統語境	3
三、現代學術語境	4
貳、邁向對比對話的視域	8
一、對比視域的省思	8
二、對話視域的融合	11
參、展開文化詩學的進路	13
一、西方「文化詩學」的出現	13
二、中國「文化詩學」的發展	15
三、本書「文化詩學」的取向	18

第一部份 僧與詩

第二章 唐代詩僧皎然的詩藝觀	23
壹、前 言	23
貳、真於性情	25
參、尚於作用	30
肆、不顧詞采	36
伍、風流自然	41
陸、結 語	45
第三章 北宋詩僧惠洪的禪語觀及創作觀	49
壹、前 言	49
貳、惠洪其人及其書	50
參、惠洪的禪語觀	52
一、反對禪法離棄文字經論	52
二、重視參悟時活用語言文字	55
三、肯定語言文字的工具價值	59
肆、惠洪的《石門文字禪》	60
一、《石門文字禪》的編輯與定名	61
二、「文字禪」一詞的首見及涵義	61
三、有關惠洪「文字禪」解釋之商榷	62
四、《石門文字禪》中的「文字禪」	65

伍、由「文字禪」反省惠洪的創作觀.....	66
一、創作的內在因素	66
二、創作的外在因素	68
三、對於創作的評價	69
四、創作與修悟之間	70
陸、結語.....	72

第二部份 法與詩

第四章 唐代意境論的內涵與唯識學的關係

一、以王昌齡和皎然為考察對象.....	77
壹、前言.....	77
貳、唯識學派論「心」與「境」的關係.....	79
參、王昌齡的意境論	83
一、立意與三思	83
二、照鏡與三境	86
肆、皎然的意境論.....	89
一、立意與重意	90
二、取鏡、造鏡、緣鏡與境象	92
(一) 取鏡.....	93
(二) 造鏡.....	100
(三) 緣鏡.....	103
(四) 境象.....	105

伍、唐代意境論與唯識學的相關性 111

**第五章 清代詩論與唯識學的關係 — 以王夫之
「現量說」為考察對象 115**

壹、前 言 115

貳、王夫之治唯識的背景和成果 118

參、王夫之對現量的界定 126

肆、王夫之以「現量」論詩 131

一、審美觀照 133

二、審美意象 138

伍、結 語 144

第三部份 思與詩

**第六章 新儒家詩學分析 — 徐復觀先生的
文化詩學 149**

壹、前 言 149

貳、徐復觀先生的文化意識 150

一、文化意識的萌芽：激進的儒者 150

二、文化意識的貞定：疏通儒道思想 153

參、徐復觀先生詩學的文化內涵 156

一、重視生命感情 157

二、強調道德社會 167

肆、徐復觀先生詩學的其他實踐 172

一、批判現代藝術.....	172
二、評價小說作家.....	175
三、翻譯詩的原理.....	180
伍、徐復觀詩學的現代意義.....	182
一、儒家詩學的現代轉進	182
二、中國詩學的現代更新	184
第七章 儒家抒情新美典 — 勞思光先生的學人之詩	187
壹、前 言.....	187
貳、勞先生論詩歌抒情傳統.....	191
參、勞先生抒情自我的轉向.....	197
一、世變局亂的時代：由性靈走向同光	197
二、鎔鑄錘鍊的詩人：以知性統御感性	200
肆、勞先生抒情現時的向度.....	203
伍、結 語.....	209
附錄一：思光詩述解	211
附錄二：詩學知見書目 — 臺灣地區以詩學 為書名的中文出版品	259
參考書目	297
後 記	333

第一章 導 言

— 詩學研究的視域與進路

當前學界「詩學」一詞的使用愈來愈頻繁，出版了各種以詩學為名的著作，如詩學史、詩學理論、比較詩學、文化詩學、詩學辭典等。究竟「詩學」一詞的含義為何？面對當前學界琳瑯滿目的詩學研究，筆者所採取的研究視域和進路為何？以下分別說明。

壹、「詩學」一詞的含義

一、西方傳統語境

「詩學」一詞最早使用，一般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詩學》的原文為 Aristotelous peri Poiētikēs，即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的意思。“Poiētikē”意為「製作的技藝」，等於“poiētikē tekhnē”，因此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一詞實含兩個關鍵詞：詩（poiētikē）和技藝（tekhnē），“poiētikē”從動詞“poiein”製作派生而來，故詩人是製作者（poiētēs），詩則是製成品（poiēma）。“tekhnē”來自印歐語的詞幹“tekhe-”，原意為木製品或木工，這是一個籠統的術語，

既指技術和技藝，也指藝術和工藝，古希臘人沒有把這兩種含義嚴格區分開來，在他們看來詩人做詩，就像鞋匠做鞋一樣，都是靠自己的技藝製作社會所需要的東西。稱呼寫詩，他們不用“graphein”（寫、書寫之意），而用“poiein”。¹

在柏拉圖以前，詩和詩人的地位非常崇高，詩人作為通神者，又往往將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分集於一身，荷馬便常用「神一樣的」(theios)一詞來稱讚詩人。詩人受到神（繆斯 Mousai）特別眷顧和寵愛，寫詩是一種神賦的才能。到了柏拉圖，詩和詩人的地位開始下降。柏拉圖認為詩遠離真理，而且常具有敗壞人性中的理性判斷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等不好作用，因此他堅持要為理想國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編定詩歌教材，刪除史詩中不敬神的詩句，並把說謊的詩人趕出理想國。²

亞里斯多德對詩與詩人的態度與柏拉圖 (Plato) 截然不同，亞里斯多德認為 eigos (理式) 不是凌駕於可見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單獨存在物，理式寄寓於可見的具體事物之中。「詩既可以蘊含著，也能夠揭示出作為實體或本質的一般」這一哲學立場，使亞里斯多德申言「詩高於歷史」，同時「將詩表現事物的理性能力歸還給了詩人」。亞里斯多德認為詩作為技藝，主要源自人的天性，與詩藝相關的天性包括摹仿 (mimêsis)、音調感 (harmonia or melodia)、節奏感

1 以上詞源考證引自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28、29、242、278。

2 參見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404-406。

(*rhuthmos*)，這些天性的表現或抒發，人可以得到快感。

因此西方傳統語境中詩學的意義指的詩歌的創作技藝和技巧。

二、中國傳統語境

中國古代即使用「詩學」一詞，傳統的涵義與西方和現代的用法均不同。錢志熙考察傳統上使用「詩學」一詞的意義主要有二種：一是作為《詩經》學的簡稱，二是作為詩歌創作實踐和詩歌理論的詩歌學總稱。

檢索古人書目中便有許多以「詩學」為書名者，便兼有上述二種詩學意義的用法。第一種以詩經學的意義為書名的如：宋代范處義《詩學》一卷、不詳作者《毛鄭詩學》十卷、蔡卞《詩學名物解》，明錢澄之《田間詩學》。第二種以詩歌學的意義為書名的如：元范椁《詩學禁臚》一卷、楊載則《詩法家數》一卷，明黃溥《詩學權輿》二十二卷、溥南金《詩學正宗》十六卷、周鳴《詩學梯航》一卷。³

經學意義上的詩學用法早於詩歌學意義的詩學，於唐代便已流行，最早文獻是唐憲宗元和三年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全唐文》卷 676)，該文建議朝廷設立詩學博士，重新推行古代的詩教，此「詩學」指的便是詩經學。而作為詩學術語的詩學一詞，最早文獻見於晚唐鄭谷〈中年〉一詩(《全唐詩》卷 676)，該詩尾聯「衰遲自嘉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

3 以上檢索自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宋史·藝文志》，明晁公遡《寶文堂書目》、徐惟《紅雨樓書目》、趙用賢《趙定宇書目》，及清《四庫全書總目》等書。

聯」中的「詩學」指的是一般詩歌創作技巧。宋代以後「詩學」一詞普遍使用，第二種意義的使用頻率已超過第一種，「詩學」一詞除了指詩歌的創作實踐與技巧的學問之外，其內涵也逐漸增加，如元好問《遺山集·楊叔能小亭集引》卷三十六：「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四庫全書·集部 130·別集類》）指一段時間內詩歌創作的總稱。又晚唐五代以降至明清的詩格、詩式、詩法等著作以詩學為題名者，「詩學」一詞便又指向詩歌創作的理論研究。⁴

三、現代學術語境

由於中國的「詩」主要基於言志和抒情的傳統，有著很明顯的以單一文類的抒情詩歌為關注對象的文類學特徵；而西方的「poem」則不同，它是基於模仿和多種文類的概括，譬如早期是指敘事詩的史詩、悲喜劇以及抒情詩，後來甚至包括了長篇小說文類，好的小說還直接稱之為 *epic*（史詩），因此西方 *poetics*（詩學）概念，則是指向整個文學大類的「文藝學」。以致於今日常有人以為「詩學」一詞的廣泛使用，以為詩學泛指一切文藝理論，都溯源自西方詩學的影響，甚至誤以為中國古代無「詩學」一詞。⁵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期，中文語境中使用「詩學」一詞

⁴ 以上參考錢志熙〈“詩學”一詞的傳統涵義、成因及其在歷史上的使用情況〉，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編，《中國詩歌研究》，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62-280。

⁵ 如朱光潛說：「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詩論·序言》，臺北：漢京文化出版公司，1983 年），狄兆俊：「中國習慣於用詩論、詩話，詩學一名是外來的。」（《中英比較詩學》，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1992 年，頁 6）

大都已注入了新的內涵，如：范況《中國詩學通論》（1931）⁶一書的內容包括詩歌的體制、作法、基本理論等方面，這些著作使用「詩學」一詞的概念，都有自覺的理論意識。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1933）⁷一書的內容包括中國詩的定義、起源、分類、結構要素、作法、功能、演進等方面。⁸

檢索臺灣地區以「詩學」為書名的出版品，⁹七〇年代有樓盛濤《詩學精釋：三昧·神韻·性靈·蘊》（1973）¹⁰、黃永武《中國詩學》（1976）¹¹、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1976）¹²、程兆熊《中國文論文話與詩學》（1979）¹³

等著作中以黃永武先生《中國詩學》巨作體大思精最具有代表性，《中國詩學》共有思想篇、設計篇、考據篇、鑑賞篇四冊，就四冊書的內容看來，黃教授心目中「詩學」一詞的內涵，包括詩歌中的名物、儒釋道三家思想，詩歌校勘、箋注、辨僞，閱讀詩歌的各種方法，及創作詩歌的各種方式。與傳統詩學著作主要強調詩歌創作的技巧不同，詩學的概念

6 范況著，《中國詩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7 楊鴻烈著，《中國詩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8 二〇年代初有黃節《詩學》（北京：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1922年）一書，該書內容敘述歷代詩歌的源流演變，仍然是在傳統的意義上使用「詩學」一詞，與【清】魯九皋《詩學源流考》一書論述戰國至晚明的詩歌變遷，可謂一脈相承。徐敬修《詩學常識》（上海：大東書局，1925年）一書則是介紹做詩格律等基本知識。

9 詳見本書「附錄二：臺灣地區以詩學為書名的中文出版品」。

10 樓盛濤編著，樓漾燕手校，《詩學精釋：三昧·神韻·性靈·蘊》，臺北：撰者印行，1973年。

11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臺北：巨流出版社，1976年。黃永武教授所指導的碩士論文也是最早以詩學為論文題目的，如李瑞騰《六朝詩學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8年）。

12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臺北：黎明出版社，1976年。

13 程兆熊《中國文論文話與詩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擴大了，基本上涵蓋了與詩有關的一切學問，但仍不離詩文類的範疇。其他如樓盛濤、杜松柏、程兆熊等人所用的「詩學」指的是古代詩歌理論。

七、八〇年代臺灣還引進了海外學人的詩學著作，如黃維樑《中國詩學縱橫談》(1977)¹⁴、劉若愚《中國詩學》(1977)¹⁵、葉維廉《比較詩學》(1983)¹⁶，這些著作其實都是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分析中國詩歌，特別是劉若愚教授將中國詩歌批評的傳統建構成四大理論體系，對中國詩歌嘗試的實際批評有別於傳統摘句式的評論，引起學界很大的影響。¹⁷影響所及九〇年代中文所及台文所師生運用西學研究文學的論文幾乎成為一種潮流。

臺灣學界在使用詩學一詞，兼有廣狹二內涵，臺灣學者對於「詩學」一詞的內涵，並未進行後設反省。比較有理論自覺者大概採取的是狹義的內涵，更集中在古人的詩學術語（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詩論詩話詩學著作（鍾嶸詩品、嚴羽滄浪詩話），對古人評論詩歌的研究（李杜詩學、唐詩學、宋詩學）；而採廣義義者，則將詩歌文獻學、詩歌分析研究都納入詩學的範疇。¹⁸

14 黃維樑《中國詩學縱橫論》，臺北：洪範出版社，1977年。

15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詩學》，臺北：幼獅出版社，1977年。

16 葉維廉《比較詩學：理論架構的探討》，臺北：東大出版社，1983年。

17 王靖宇〈西學中用——重讀劉若愚先生《中國詩學》有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卷3期，頁1-8。

18 林淑貞曾整理1949年以後臺灣有關詩學方面的學位論文——《近五十年臺灣地區古典詩學研究概況——以1949-2006年碩博士論文為觀察範疇》（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從她所收錄的詩學的論文題看來，她採取的是廣義的定義，凡一切有關古

九〇年代大陸學者詩學方面的著作相當多，先有詩學史方面的著作，如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1992）¹⁹、余叡《中國詩學史綱》（1995）²⁰等。並自覺反省「詩學」一詞的內涵，如董乃斌對「詩學」的解釋是：「關於詩歌的學問，或者說以詩歌為對象的學科領域。」並指出中國詩學研究的範圍有六個方面：「詩歌的基本理論和詩學基本範疇」、「有關詩歌形式和創作技巧的問題」、「對於中國歷代詩歌源流的研究，或曰詩歌史研究」、「對於歷代詩歌總集、選集、別集、或某一作品的研究」、「對於歷代詩人及由眾多詩人所組成的創作群體的研究」、「對於歷代詩歌理論的整理和研究」。²¹研究對象包括詩人、詩歌、詩史、詩集及詩歌理論，即包括詩人、詩作、詩集、詩論的文獻學研究，詩歌作品分析，以及詩歌理論體系研究，這就把所有與詩歌有關的研究都納入到詩學的範疇來。又如蔣寅主張中國詩學應包括文獻學、詩歌史、詩學史、詩歌理論和中外詩學比較等五個面向。²²這便擴大了詩學狹義內涵的範圍，換句話說，凡是跟詩歌有關的一切學問就是詩學。

典詩歌研究的學位論文均收錄其中。該書當是陳文華、林淑貞應國科會人文處之邀整理《臺灣地區古典詩研究成果述評：1949-2000》

（述評範疇含蓋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後的副產品，林淑貞續收 2000 年之後至 2006 年間的學位論文整理成書的。

19 陳良運著，《中國詩學體系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20 余叡《中國詩學史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1 《中國詩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詩學」條，頁 3。

22 蔣寅《中國詩學的思路與實踐》（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

綜上所述，臺灣和大陸的中文著作中所稱的「詩學」均未包括小說、戲劇等，因此在現代學術語境中「詩學」的狹義內涵，與中國傳統「詩歌學」的義涵比較接近。

西方自形式主義開始，文學理論層出不窮，解讀文學作品的方式不僅對詩有效，也可應用於其他文類的闡釋，因此詩學一詞變成了廣義的文藝理論的代名詞，在現代的學術話語裏，「詩學」一詞已被廣泛地用來指稱「文藝理論」，於是現代學界才出現了小說詩學、戲曲詩學、電影詩學、建築詩學、音樂詩學，甚至結構主義詩學、人類學詩學等各種說法。此屬於現代學術語境中「詩學」的廣義內涵。

本書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詩學，因此採「詩學」的狹義內涵。書中前二部分共四章所研究材料都是古代的詩學著作中的詩學觀念和詩學術語，第三部分第六章研究的是當代學人的詩學觀，第七章則是透過詩歌創作映現學人詩學觀的實踐。

貳、邁向對比對話的視域

一、對比視域的省思

本書研究中國詩學所採取的是一種「對比」(contrast)的視域，「對比」並非日常用語中「比較」的概念，指辨別事物之間高下、輕重、長短、距離、好壞、快慢的分別較量的，²³而是指一個研究主體在不同的事物、觀念、學科間的觀照，

23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省事》：「比較材能，斟量功伐。」《朱子

這種觀照是跨越事物、觀念和學科間的內在透視或匯通，透視或匯通事物、觀念和學科間的內在關係，追尋事物、觀念和學科間的內在意義或內在共通性（同質性）；另外，當然也包括在相近事物、觀念和學科間追尋事物、觀念和學科間的內在的差異性（異質性）。²⁴前者可謂「異中求同」法，後者可謂「同中求異」法。所以這裏所說的「對比」指的是一種多元觀察、多點透視的研究視野。²⁵

語類》卷十九：「先看一段，次看二段，將二段比較熟得熟失，熟是熟非。」《西遊記》第三十三回：「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就和比較起來。」上引文獻中的比較接近當今日常使用比較的概念。今日漢語使用「比較」一詞意義，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7、《漢語大詞典》第5冊（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頁268。

24 事物之間存在著現象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參見田運編《思維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1998年4月二刷）的「比較」條，頁33。

25 哲學界對於比較研究法進行自覺反省，如沈清松教授從西方現象學、詮釋學及中國易學，提出對比哲學的概念。詳參沈清松《現代哲學論·導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8月，頁1-28）、〈創造性的對比與中國文化的前景〉，《詮釋與創造：傳統中華文化及其未來發展》（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1995年1月，頁329-353）。而吳有能教授則從現象學、詮釋學反省對比研究法的哲學基礎，詳參吳有能〈對比研究的方法論反省－現象學與詮釋學的進路〉，《對比的視野－當代港臺哲學論衡》（臺北：駱駝出版社，2001年），頁1-45。

比較文學界進行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研究，進行跨界的內在透視，尋找彼此間的事實材料關係、審美價值關係和學科交叉關係。（參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其實運用的是對比的方法，但比較文學界仍習慣稱其學科的研究法為比較研究。本書採用哲學界「對比」的說法，而不是比較文學界「比較」的說法，其一，乃避免「對比」與「比較」概念的混同；其二，比較文學這門學科誕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 1871-1948）、伽列（Jean-Marie Carré,